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霞箋記 第十二回 駙馬賠妝送寓所 辭朝省親求團圓

話說張麗容蒙公主娘娘垂問，正在告稟之時，忽然駙馬下朝，叩問原由，麗容即以實言相告，且將當年定約霞箋獻於駙馬，知道此是何等機緣，何等造化，這且不講。且說這一班新貴赴龍瓊林之後，公同商議說：「列位王公，俱各頂禮拜望，惟駙馬府中，尚未晉謁。」這狀元李彥直說道：「列位年兄，我等幸擢巍科，同沾雨露，前日已謁過王侯丞相，今日須往駙馬府中一拜方好。」眾位齊說：「年兄言之有理。」隨各人整頓鞍馬，齊到駙馬府中晉謁。只見轉過綠水紅橋，便是高樓朱戶。到此俱各下馬，令人傳報。駙馬一聽，心中正懷著麗容之事，要去見那狀元李彥直。忽聽傳報進言說：「諸位新科老爺前來奉拜，已到門了。」駙馬喜之，口建吩咐：「快請！」只見這一班新貴進到駙馬府中，那駙馬出來迎接。到得中堂，列位新貴說：「晚生輩幸叨皇恩，得登甲第，特來造府稟謝。」駙馬道：「學生愧口先施，有勞貴步，此理何敢克當。」駙馬隨與諸位新貴同拜了四拜，坐定茶罷。駙馬道：「學生有一幅白頭榮貴圖，敢勞狀元一題，不知肯賜教否？」李彥直答道：「駙馬命晚生捉筆，敢不從命？但是愧不精工，恐污雲箋。」說罷即將榮貴圖展開，只見才高學博，不假思索，龍蛇飛舞，立刻寫完，遞與駙馬。這駙馬喜仔仔說道：「物以人貴，這幅雲箋一得狀元題詠，便覺價值千金。」口自口說：「只是學生總非文人墨士，索性頗好歌詞，近日得一幅霞箋，但不知何人題詠，乞狀元一觀，定其優劣。」李彥直說：「駙馬既有錦繡，願賜一覽。」駙馬即將霞箋遞與彥直，這狀元展開一看，不著心內著驚，神情俱失，對著眾人，不覺露出一段傷慘之情。有詞為證：

見霞箋使我心驚口，這件事費人付量。多管是故來相弄，想名花已入東牆。又恐你把表情說向咫尺，天淵如千丈想思賤。由他主張，須道樂旨，分鏡合徐郎。——右調《太師引》

話說狀元李彥直一見霞箋，觸動他的心事，對著這些新進士，怎敢明言。駙馬早已看出行藏，故意向著狀元說道：「這是古霞箋真堪賞玩，未審是何人題詠，看將起來這是和韻，還有前詠一幅，不知落於何人手中？」說道此間，這李彥直不覺兩淚交流，幾乎失聲，駙馬觀此行徑，知是狀元與麗容真有這一段情緣，只對著一班新進士，怎好開口。遂含糊說道：「學生既蒙列位光顧，酒筵已經擺完，請少坐，以盡一日之歡。」李彥直說：「晚生輩理宜謁見，怎敢討擾，願乞此箋假動細玩一番，何如？」駙馬說：「寶劍贈與烈士，紅粉付於佳人，有何不可，只是看過要還。」彥直說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那時接在手中，就要告辭。駙馬說：「狀元乃列位班頭，如何推脫？就此上席。」駙馬有心，早吩咐麗容雜在眾宮女之中，席前侑酒，令他二人各自相認，以便好送他團聚。只見這些內使宮人，擺列成行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極盡皇家富貴。惟有狀元李彥直一眼觀著了張麗容，紅裙豔妝，站到筵前，咫尺如同千里，惟有暗自惆悵而已。

再說那麗容蒙駙馬叫他出閣相認，他在宮人之隊，早看見首席上一位少年，頭帶烏紗，宮花紅袍，分外齊整。更比當年韶秀，心中暗暗自喜，自不必言。但離別情深，和淚下嚥，怎了揚聲。這便是「銀河隔斷牛女會，各自心照淚滄沱。」這駙馬是個有趣的人，見他兩個的光景，知是原係舊交，一心要周全他成為夫婦，隨吩咐了聲「宮人迴避。」只見這些內侍宮女俱各散去，李彥直領著一班新進士謝酒告辭。駙馬說：「有慢列位先生。」眾位已去，駙馬對著眾內侍說：「爾等速辦妝奩，明日送張麗容到狀元寓所成親。」正是：

今朝杯酒見哀腸，兩地新詩結鳳凰。
風靜始知蟬在樹，燈殘方見月臨窗。

到得次日，妝奩完備，駙馬命公主將麗容金妝銀飾，紮裹得天仙相似，命內侍送至寓所。這麗容喜從天降，叩謝了公主駙馬之恩，上了彩輿，一路鼓樂喧天。到了寓所，李彥直感激不盡，接到中堂。內侍說：「奉駙馬之命，多多拜上狀元。昨日見狀元認了霞箋，即欲將尊闈就席間相見，奈諸客俱在，恐涉不雅，今備妝奩之資三千貫，特著咱家送與完聚。」彥直一聽，說道：「多謝駙馬厚恩，尚容登門叩謝。」打發眾人回去，急急來見麗容，二人交拜了四拜，狀元說：「夫妻本是前生定，一幅霞箋完始終。」麗容道：「今朝幸喜鴛鴦會，卻蒙公主駙馬情。」那書童在旁說：「老爺奶奶大喜，小的磕頭。」狀元道：「你且起來，聽我吩咐。我如今幸喜中了狀元，又得與夫人完聚。明日上表省親，我自修書一封，你可先到家中報喜。我與夫人不日就要起程了。」書童說：「曉得，明日就去。」正是：

今宵久早逢甘雨，況是他鄉遇故知。
重會洞房花燭夜，果然金榜掛名時。

話說狀元李彥直差書童前去報喜，他父母正在家中思想彥直。一日，老御史對著夫人說道：「自從孩兒出去，至今杳無音信。我已差人打探，不見回來，好生放心不下。」夫人說：「老身日夜懸念，怎生是好？」正說話間，書童已竟走到堂前，跪下稟道：「老爺奶奶，恭喜，賀喜，大相公中了狀元，今蒙聖恩准賜驛還家省親，不日就到，有書呈上。」老御史接書，開拆一看，上寫道：

不肖男叩稟父母二位大人。兒自逃往京師，久離親闈，罪不容死。幸賴家學淵源，得掇巍科。皇恩欽賜狀元宮袍色彩，又蒙兀都駙馬送出宮人，結為百年姻眷，不日馳驛還家，以謝罪愆。不孝男彥直叩稟

御史看畢，滿心歡喜，只是駙馬賜一宮人，有些不解，隨問道：「大相公總是中了狀元，駙馬為何送一宮人成親？」書童稟道：「老爺，奶奶，不必追問，就是向日會景樓那話兒。」御史說：「天下有這等奇事！那張麗容如何到得宮中？」書童道：「說也奇怪，那阿魯台老爺將翠娘夫人選入相府，只因丞相夫人醋意太重，乘間送於宮中，太后見他舉止端方，善於服侍，就命他隨嫁駙馬，及到金亭館驛，他就終日愁煩，公主問出真情，告知駙馬，駙馬又見他霞箋酬和，甚是賞心，便將他二人玉成夫婦了。」御史說：「原來如此！這叫作因時嬌。」